

張子全書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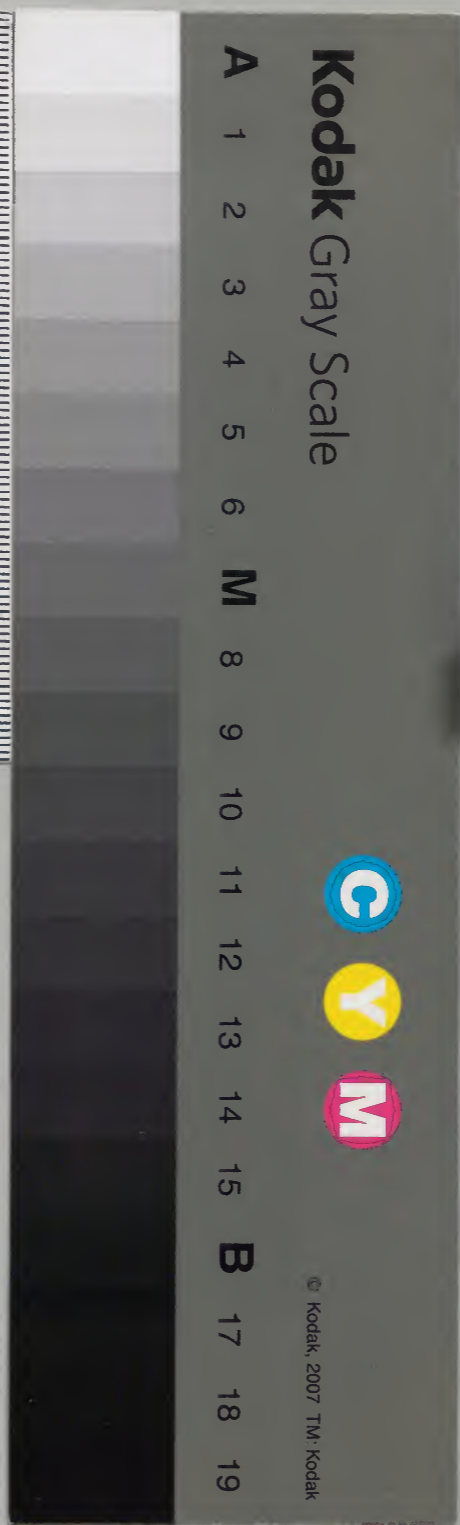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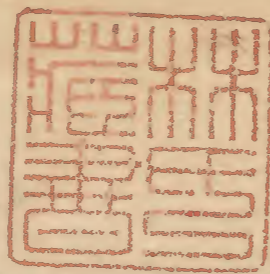
九	三	五	漢書門
一	七	五	
六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九	三	五	漢
八	一	五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55
冊數	16	(6)
函號	298	137

周張全書六





張子全書卷之一下

明後學

無錫高攀龍雲從父集註

嘉興徐必達德夫父發明

動物篇第五

淺草文庫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集註動物呼吸於一息猶植物之陰陽升降也植物陰陽升降於一歲猶動物之呼吸也氣散則不

能呼吸升降而死矣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也然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之屈如人之鬼屈之伸如鬼之靈人死為鬼伸而屈也祖考來格屈而伸也發明天陽而動故動物本天呼吸通則聚呼吸塞則散矣地陰而靜故植物本地陽升則陰降陽降則陰升迎之則聚失之則散矣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鬼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謂鬼

集註張子蓋以精神為鬼體骸為鬼非謂別有死而不散之物也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為有

集註冰漚存亡而海水自若猶一氣聚散而大虛自如故曰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才性以氣質言

發明海水凝為冰釋為水復凝復為冰非海以既釋之冰又為復凝之冰所謂海不得而有也漚水泡也義亦然大虛之氣聚為形散為氣復聚復為形非大虛以既散之氣又為復聚之氣所謂大虛不得而有也此死生之說也若佛氏輪迴則其聚其散太虛得有之矣與字改有字方妙

張子全書卷之二 正身卷 一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集註息呼吸之息也不滯於用能動作而神也滯
與不滯正天地動靜之別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
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旣形也有秩知序然
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集註人之生有先後此自然之序也故曰天序及
其旣生有小大高下之不齊相並而相形亦自然
之分限故曰天秩知序則五品之倫正知秩則五

禮之用行皆自然之天則也

發明此亦有息者根於天之意小大高下是生有
先後中又有小大高下如叔侄之尊卑君臣之貴
賤夫婦之唱和朋友之相交皆所謂相並而相形
者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
體之而化矣

集註凡物能交感者固鬼神施受之性如草木之
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變化見鬼神之體物不
遺也

發明能相感即呼吸之相感也鬼神體之而化如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也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集註物必有對待同異屈伸之類是也發明猶發揮雖物非物不成其為物也不屈則不能伸不終則無以為始此利之所以生也

發明孤立者偏陰偏陽也語錄謂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即無孤立意同即太極異即陰陽非同異屈

伸為句始終以發明之為句謂非太極陰陽之理屈伸相感以發揮其始終則雖物何以為物不見其成莫為終始也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集註獨見獨聞之異非疾則妄共見共聞之異乃實有之事陰陽之所為也

發明張子曰雷霆草木至怪也以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有定理故不怪與此同意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集註以人才為本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集註人一呼吸應乾坤一闔闢皆剛柔相摩而然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

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

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集註寤則知新事於見聞夢多想舊事於所習若

如醫之語夢於五藏之變其言亦有足取也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

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

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集註敲莊子作噐矢之猛者凡矢發必有聲或曰

如今山之帶簧箭蓋響箭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温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

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集註形則有青紅白黑黃也聲則有宮商角徵羽

也臭則有羶臭香腥臊也味則有鹹苦酸辛甘也

氣則有温涼寒燥濕也莫不有五行之分別同異

之變化皆造化自然之妙所謂帝則而學者當致

長... 卷之二十一 正義釋 五

察也

發明同異之變即太極陰陽之屈伸也帝則天理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集註有天德斯有自然之良知

發明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但增一分情識即減一分聰明誠明則私欲淨盡而聰明自啓故曰天德

良知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

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集註人之性天之道一也誠則天人一矣又何小

大之別之有

發明誠者天之道思誠人之道苟思勉未忘即謂

天天人異用猶未誠也理備於人性而原於天在人

天者其當然在天者其所以然也知當然而不知所

以然是謂天人異知猶未明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

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發明理則合義順命矣聖則仁且知矣神則無動

無靜矣道則一陰一陽矣誠則性即天道矣

發明富貴非道不處是以義制命貧賤非道不去是以命安義故曰合一此二句就人性言中二句就天道言末句總承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集註天所以長久不已者一而不一也乃所謂誠仁人孝子不已於仁孝即所謂誠也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集註如舜之大孝誠有是物者也其終身慕父母有終有始矣若夫偽者實無是物何始終之有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發明熊氏曰自明以至於誠自窮究事物之理以全盡吾性之實理者也自誠而及於明是全盡吾心之理則於事事物物之理自無不照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集註無我然後盡性此為大人彼皓於形骸之私

一膜之外皆若胡越者亦可哀矣

發明葉氏曰立者禮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義學之始終也或謂彼自蔽塞是自外於與立與知與愛與成者即大人無可奈何亦通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集註性雖有自然之天能大人必循其當然之理以盡之今世之語自然而諱言思勉者其亦不知聖人成能之旨矣

發明天地無心成化故曰天能聖人有心贊化故

曰人謀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集註生死者形也性豈有生有死哉是以君子天壽

不二實見其無二也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集註未嘗無之謂體此體即性也君子實見斯體故存心養性以事天無須更之離焉

發明劉近山曰天下無一物非陰陽五行所為者是陰陽五行未嘗不在於物以為之體故曰未嘗

無之謂體物各得其陰陽五行之理以為稊順五
常之德所謂性也故曰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
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
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
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
然後能至於命

集註人受為性天賦為命受者受於天故亦為天
所性通者通達無間極者推致其極天所性者固
於氣中有昏明之不同矣然通極於道則雖愚必

明也氣之昏明何足以蔽之天所命者各有分限
有吉凶之不同矣然通極於性雖殺身亦以成仁
遇之吉凶何足以戕之通極處皆學也不學則未
免於蔽之戕之矣性通氣之外命行氣之內內外
者以人之成形而言天人一也更不分別人不知
天則塊然形骸而已知則可以盡性而至於命也
發明清濁厚薄皆性也然賦予之本純粹至善是
通極於道也善反而存天地之性則氣質之性弗
性矣昏明豈足蔽之吉凶禍福皆命也然吉凶者
言乎失得悔吝者言乎小疵无咎者善補過是通

極於性也。盡性則命自我立。吉凶豈足戕之純粹
至善之性不離氣而不雜於氣。故曰通乎外謂超
出在外也。吉凶禍福之命隨陰陽五行以運行。故
曰行乎內。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集註皆吾分內與吾身初非有二也。

發明知性知天則知人以知天盡性而至命矣。可
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故曰皆吾分內陰陽即氣也。
鬼神即能為吉凶者也。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

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集註以冰喻天以冰喻人以凝釋喻生死以受光
喻氣稟之不同以照納喻性之不一。彼照此納天
賦而人受也。

發明此言天性人性本一猶水性冰性本一也。水
凝為冰冰釋為冰原無一物大虛聚為萬物萬物
散為大虛又豈有二哉。雖稟賦有昏明強弱之異
其本然誠明之理夫豈有二。照喻明納喻誠。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所喪爾。

集註惟大人無私與道為體故以天能為能。

發明 天性在人既與水性在冰本一無二則天良能本吾良能可知矣顧為有所喪不能盡誠盡明以合於天耳此盡其道者必大人也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集註 反復也

發明 反天理復其良能者也徇人欲有所喪者也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

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集註 天下之物必有對惟性無對以其為總會處故曰總合兩也人受命於天有一定之則非窮理盡性則不能至於命故曰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極推極也盡性窮理以復其初而已不能有毫末之加以則之一定而不可變也造化運行無一息之停此謂命寂然無朕觸感乃見此謂性天與聖人一也而聖人有憂者欲盡其輔相之道則不能同天地之無心有心則有憂矣
發明 性者萬物之一源故曰其總然有天地之性

氣質之性兩者故曰合兩命稟於有生之初故曰其受有_二一定之分不可增減故曰有則若不能善反盡已性以盡人物之性則於稟來一定之分有虧矣故盡性窮理而無過不及乃適得吾稟來一定之則非有增減也天道無心成化故自不能已人生而靜有感必通如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皆是故不能無感夫天道無心則無憂矣聖人有心無爲何憂之有然必俱立周知兼愛兼成若是有憂者正以有相之道在我耳此即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意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集註湛然純一者氣之本攻取乎物者氣之欲攻取者攻而取之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也攻取而曰性者氣質之性也屬厭出春秋左傳屬足也厭飽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久也
集註心有覺而性無爲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

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集註物我一體故盡則俱盡至則俱至何者以人物與我莫不以道為性莫不受命於天我體物未嘗遺豈以物體我而有遺乎故至命則人已兼成也

發明性者萬物之一源故必俱立周知兼愛兼成方謂之盡不能盡人物之性便是不極總之要不能至人物之命便是不至受之分故能盡性至命則人物一貫矣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集註生者氣也生之理性也晝夜者幽明死生一貫之道人能通而物不能通以生為性則滯於氣而不能通於道等人於物而不知靈蠢之所以分也

發明以知覺運動為性則是生有所得死有所喪矣豈通晝夜之道者乎其不至縱口腹鼻舌之欲以自認全其性者幾希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

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集註順帝之則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失其則則過之矣日用動靜莫非天地之化也

發明過天地之化非溺於空則淪於靜故爲不善反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集註葉氏曰天命流行賦予萬物純粹至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氣聚成形此性墮於其中則氣質用

事始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人能善反變化氣質則天地之性不失其初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爲性蓋不徇乎氣質之偏必復其本然之善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又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定矣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學太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卽所謂善反之者也程子亦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發明說個存字以天地之性原不離乎氣質故就氣質之中能存天地之性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集註人之剛柔緩急得中者為才失中則非才矣此氣之偏所為能養其氣反之本而復於參和不偏之天則盡性矣性未成故惡能混善非性中原有善惡相對也能疊疊不倦而繼其善斯為善矣

疊疊繼善者孜孜為善也善者對惡而言惡盡去則善之名亦亡故不曰善而曰性此張子即太易繼善成性之言示人去惡為善之法而非易之本義也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

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
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集註性者天所命德者已所成氣血氣也德不勝
氣則性命皆由於氣德勝其氣則性命皆由於德
窮理盡性則德勝其氣故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
理而氣變矣其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故曰有命
言其氣之一定也若富貴則曰在天言有當得之
理也故有易簡之大德必受命而成位乎天地之
中以天理能悅心通志為天下所必歸有不歸者

如仲尼益伊尹周公有繼世之君所乘所遇之不
同也舜禹正由天理馴致天下之歸非氣稟當然
非志意所與故曰有天下而不與其餘有天下者
非乘勢則求焉不可謂其不與矣
發明人能善反能養氣則有德矣故遂以德歸之
但用力有至不至便是有勝不勝氣即攻取之欲
也朱子曰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
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
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此說最好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

長之入心書一六三三六 七

見聞不弘於性

集註禦止也為見聞所狹也風雷猶有象故不如心之速心禦見聞故不如性之弘然則人心無物則不滯而神矣

發明風雷有象則亦物耳故不如此之感而遂通然則天下之至神無如心矣心能盡性正由此也人或見聞狹其心使此心滯於耳目而不能通則亦一物而已豈能恢弘其德性哉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集註上智純於性下愚純於習相遠既甚而不可

變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集註纖惡不除善無由成性察惡未盡善無由精粹也

發明首二句即前章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意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集註順其理之自然而我無與焉以我與之則喪其天矣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同

流異行者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
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
之也

集註 太雅文主之詩本謂文主之神無時不在上
帝之左右張子借在為察謂察天理而左右不違
也時義者隨時之義時中之謂也舉此以教人述
此以行已所謂在帝左右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
而已矣

集註 人心和樂則可大可久而得天地之性矣和
則彼此無間故可大樂則始終不倦故可久
發明 張子既備言遏欲存理之事懼人以苦難中
止也故有和樂之論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
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集註 陽明陰濁而天無不在陽明勝則德性用而
天顯陰濁勝則物欲行而天隱耳領惡全好見禮
記鄭氏曰領猶理治也謂領而去之陽明陰濁非
獨稟受日用之間莫不皆然學者但使德性用事

而物欲不行則陽明勝而陰濁自消矣

發明陽明陰濁雖莫非天然陰濁必為天下大惡而陽明必為天下共好人能由學而去其大惡全其共好則和樂自生矣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集註知性則自有不容偽且慢者

發明學問之道立誠為本主敬為先不誠莊先自與性背馳矣更從何處盡之性即理也察之為窮由之為盡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集註誠莊性之德也故不待勉而自能不言而信誠也不怒而威莊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集註人之生能直而順理則所值吉凶皆天命之正不然非回邪以徼福則苟且以免難不能順受其正矣

發明自此至末皆言理之不可不順

張子全書卷之二十一 正蒙 十一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
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
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
險幸也

集註易曰屈信相感而利生又曰情偽相感而利
害生情實也誠之感而利生偽之感而害生天以
屈信相感則萬物生生而無不利人以情偽相感
則有利有害以雜之偽焉耳

發明屈信相感湛一氣之本也下文滅理者滅此
也情偽相感攻取氣之欲也下文窮欲者窮此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
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集註滅理窮欲以取禍則人為之招而非命之正
矣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
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措其心
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集註心與天一而已矣心大無外天大無外天體物而不遺故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世入之心牯於見聞之狹聖人窮理以盡其本心之全體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不萌於見聞不因見聞而萌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朱子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發明自此至第八章皆言人當大心以體物而聞見之知不足爲知也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所不到又曰此體是

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看來體是體察意物兼事言體物只是窮理意理有未窮則心與物扞格故爲有外卽所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蔽也世入之心止於聞見之狹只是耳聞得一件目見得一件便曉得一件何等狹隘畢竟膠膠擾擾虛靈之心反爲所狹了聖人以天德良知爲知空空洞洞天下事物之理何一不在朗照中故孟子謂能極盡其心之大則知性知天而心不爲有外者以此物交而知耳目交於物方有知也德性所知虛靈自

照也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集註 天下之物皆象也。由象識心者，格物致知也。徇象喪心者，玩物喪志也。存象之心，心滯於象也。知知象者，心存象者，非心而可以識心矣。

發明 此言世人以聞見措其心者，耳目所交之物皆象也。借之以察識此心，鳶飛魚躍得其精而遺其粗，可也。徇之以內役此心，博聞強記滯於粗而昧於精，不可也。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集註 耳目有受於外也，不知耳目所以有受，雖曰交於物而亦吾心之知與之合也。然交則合而不知不交則不知，是其知止於聞見耳，必於聞見之外而有知，則德性所知乃為知之大本焉。受知耳目者，始學之功，合內外於耳目之外者，一以貫之之妙，二者不可偏廢。

發明 上四句正言衆人之知止於聞見之狹，下言能以聞見措其心，即為聖人盡性之知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集註目接於日耳接於雷霆心知廓於太虛皆莫究其極則心之大見矣人心即天也知人心即天乃知心所從來當務盡之矣天之不禦謂天體至大初無止處也

發明此言天大無外故非無外之心不足以合之

日至高故目接之不得不高雷霆至遠故耳屬之不得不遠況太虛至不禦心知廓之豈可不究其極乎以耳目見聞累其心其不足合於太虛明矣後章云成吾身者天之神也即心所從來處不借此字聞見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集註狗於物則為性累通乎理則為啓之之要聖人由聞見以窮理盡性合內外之德也

發明此即由象識心意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

張子全書 卷之二十一 正蒙 三十三
習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
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
知耳

集註 天之神卽吾之性也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所
以成吾之身者也民不知天性之妙因物同異相
形萬變相感耳目觸於外啓於中自然有知而反
貪天功爲己力自謂因身發智其不智甚矣
發明 陰陽不測爲神所謂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者
也成吾身者天之神則德性中固有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之妙矣人能盡性成身則大心體物竭兩

端而空空豈其自謂已知也不知如此而自謂因
吾耳目遂有聰明之用沾沾自謂已知其知何如
矣且如此之民亦何知哉不過因物與耳目交遂
認此聰明爲已知耳若耳目不與物交則其不知
固多也此正所謂由不知則有知者耳民何知哉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大矣道能
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小矣

集註 體物爲物之體也體身爲身之體也道之本
卽天之神也道能物身將身作一物一聽命於道
此爲身而體道也

發明體物體身道之本見天神所在原無不體原無物我故聖人視天下無一物非我身而體道則大心兼體人亦大矣道能體物體身故大若人不能以道體物體身而使本然之聰明反為耳目所累則藐乎卑矣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集註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又何疑哉

發明天大無外能以天體身則心知所廓亦如太虛之不可究極矣其能體物奚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集註一有私意則執一廢百皆足以賊道然非精義入神而漫言無成心者每自陷於成心而不知也

發明自此至末言人無我方可進道而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六根因緣天地皆有我蔽之也無我則無成心時中也性也道也天理也有我則有成心意也人欲也成心忘未便渾化只擺脫之意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爲言也

集註猶有意焉未可以盡性也

發明聖不可知謂聖人隨時處中成心盡化非可以偏私測識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失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集註見我則足以小天下之物見道則我亦一物也不見道而大於我未有不入於狂者

發明以道體物我謂以道體物體我也
燭天理如回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

區於一物之中爾

集註燭天理者公於天下如何離明萬象在吾目中窮人欲者如專顧區區之影在一物之中爾公私之間而大小迥別如此學者可不省與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

集註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天命之本也釋氏不知謂一切緣心起滅遂謂山河大地皆覺迷所生悉屬幻妄緣因緣也緣於小而不能窮其大緣於末而不能窮其本如夏蟲之不識冰而疑之也程

子亦曰儒者本天釋氏本心此千古儒釋之定論
發明張子既備言大心足以體物恐學者不察而
溺志空虛不免流入釋氏故此二章專闢釋氏之
非見得吾儒謂天下之物無一非我故索大心以
體之窮理以盡性也釋氏則謂天下之物無一非
空故遂溺志於空虛而不自覺求見性而不知窮
理也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
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
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失此所以語大語小流

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
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
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
不能究所從也

集註釋氏之失一言以蔽之曰不能窮理而已聖
人窮理盡性故能範圍天地之化範圍猶裁成也
天用即化育也釋氏於天性妄意之而已故不能
範圍天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也因緣天地以區
區之見窺測也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謂一切皆空
也蔽其用於一身之小謂一身之間其用尚有所

張子全書卷之二十一
中庸
三十一
蔽而不能充也溺其志於虛空之火徒用心於六合之外也六合上下四方也謂天地為有窮視之如塵芥此語大而流遁失中也不知人世所從來視之如夢幻此語小而流遁失中也蓋六合人世皆天理之當然即天性地釋氏不知而塵芥焉夢幻焉豈非妄意天性者乎其不能範圍天用宜矣
發明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即太和章畧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意

中正篇第八

發明此篇首七章言中正貫道始於得止必終於

能化第八第九章則言未能中正者當自固執致曲始第十至十二章則終化之意第十四至十七章則言存心必先去妄妄去則得所以終得止之意第十八章以後則皆教學之事雖各為一章而意則相屬也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集註天下之道盡於中正故中正則一以貫之矣
正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正而能中者故中重於
正正先於中君子所以大居正也正者君子所當
正之地如射之的然弘而至於大者非學不能此
樂正子所以不及顏子顏子得所止弘而至於大
矣特未至聖人之止蓋得所止者知至至之至聖
人之止則知終終之矣

發明此章首句合言中正下則專言正蓋正只是
可與立中而化則是可與權所以正先於中也知
欲仁皆得正者也但樂正子不能弘顏子能弘耳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
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
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
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集註中道者天理之至當處也立於此則有位可
據而日弘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流於異
端之歸與不及者同矣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
欲用其極欲得中而居也未得中而不居謂必得
中而後居也未至聖而不已謂必至聖而後已也
發明此章專言中道而立是大以後事觀此言

無中則窮大後言極其大而後中可求可見有位以弘之則是弘而至於化所謂聖人之止也克己即克意必固我之已研幾即研德性學問之幾太中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像此顏子之嘆乎

集註文必能致其用則非汗漫之博約必能感其通則非枯槁之約

發明文必能致其用所謂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約必能感而通所謂默而在之不言而信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致用顯諸仁

也感通藏諸用也與論語博約異義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集註誠善者誠實有是善也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

集註高明不可窮仰彌高也博厚不可極鑽彌堅也中道不可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

發明此與不尊德性章互發明高明不可窮即不

極高明也博厚不可極即不致廣大也中道不可識即精微無所立其誠擇中庸而失時措也蓋據論語立言而義自別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集註盡人道而能踐其形者成身也成身則成性矣

發明成性則聖矣未至於聖如樂正子固不足言在顏子猶為未成性耳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集註大而未化者行之未熟也

發明大而未化即行而未成之意凡物非已有者必假思勉致之有諸已者溥博淵泉而時出自渾化矣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怠可期矣

集註知至則當固執以至之學而能勉則日進不息矣

發明文言曰知至至之謂知所至之地而至之也

若知夫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所至之地矣可期
即期於大中之極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
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集註矯猶矯揉之矯人為習染所移不嫌於矯小
過以求合於中曲者性之偏處致曲即矯也變而
後化則矯而得中者也

發明可大謂可有其大蓋大在中前也觀下文可
見變者變其不正化者化於正也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集註聖人之道中而已矣中則自大然非大心不
足以求中非止中不能以有大與上文中道而立
則有位以弘者相發明而不恃也

發明止者止而不遷即聖人之止所謂化也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
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集註聖之任者大於清和之聖矣特以其未忘於
勉而非若聖人性與天道無所勉而大也

發明此章言大雖非清和一偏然勉則不可言聖
下章言清和不勉雖可言聖然偏則非聖之大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集註此夷惠之清和所以爲聖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發明集釋曰不安故必勉不有故必思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集註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皆吾本心之體學不求之於心則無所歸宿故不尊德性則不能道學

問不致廣大則不能立誠以窮理不極高明雖擇中庸而失時措之宜也

發明但知問學將措於聞見而不勝弊故以尊德性爲先尊者直養無害之意妄去則德性可尊故下文專言去妄之事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集註絕四之外聖人豈遂無所用其心哉必有事焉而神妙不可測知矣

發明心可存處即存於中正也聖不可知羅翰曰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意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集註深明有意之不可也聖人以絕四爲教自始學以至成德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

發明物正物自正也正物我正之也利是知者利仁之利假是未能有之意與伯者利之假之不同

兩端即指始學成德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集註見義而動致命而止智也

發明此聖人因物付物之妙絕無意必固我者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集註葉氏曰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已私故曰有方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繫意必固我一物存焉

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集註天理流行無間則至誠無妄而四者自不能入有一存焉則妄矣

發明天理一貫德性用事也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集註意必固我盡去則此心湛然得所止然後可養而進於大也人心寂然感而遂通故凡無感而起者皆妄也有感則有應乃實理之自然矣計度

而後知由於德性之昏昧德性本明又何思之有不思而得者本然之知也故曰素素者本質不加飾焉者也

發明妄去則大居正矣不得已而為不得為而止感而通者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集註豫者先教也教之善者義之精也精義入神者豫之至也故以立則守之固而不搖以動則行之通而無不利矣

發明上言妄去則得所止得所止則進於大然誠妄之辨非教不明而誠妄之幾非義不析故下專言教學之事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集註志道則進而據於德者自不容止依仁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蓋以四事而兩解也

發明上一句立斯立也下二句動斯和也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發明此與上章同意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集註天下之道歸於正經而已矣

發明此言知之而後行之也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集註無實踐之功而望資深習察不智甚矣

發明此言不行則亦無從知之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

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集註本之有差謂其初有生知學知困知安行利行勉行之差別也五者謂達道知者知此行者行此而已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集註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無所為而為中心安仁者也蓋惟責己一身之道當如是爾此釋表記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集註君子終日乾乾如天道不已此為篤行者已發明此釋中庸篤行之義天道無息非一敦篤行之便了事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集註物我一體故善不善皆與人同見人不善如出於己自訟其不能化導也見善必法善在於己

矣蓋取諸人以為善也亦必與人共由焉是之謂達也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集註稱其實而名故曰名之必可言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奸

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集註不善未嘗不知知已之不善也必好仁惡不仁然後不徒善不徒是而仁義兼盡今之惑於佛學者多偏主好仁之說其究至於含糊苟且長惡遂非而後知張子之言為精切也

發明惡不仁義也察惡未盡雖善亦粗故惡不仁乃所以成仁也今不惡不仁是未必盡義既未盡義將陷於不仁而不自覺故未必盡仁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

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發明篤信只是志仁未能造好惡之甚也仁不仁之介甚微惟明足以察其幾惟健足以致其決非好學孰能之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集註釋書惟學遂志務時敏之義孫者果順而入敏者進而不怠也

發明此與下章皆明好學之義志仁得仁志義得

義所謂一日用力於仁未見力不足者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温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釋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集註至著者文至簡者禮也由著入簡則著者不虛簡者有據可使不得叛道而去之矣温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皆由至著入至簡之義也

發明徒博則狃其心於聞見徒約則溺其志於空虛此皆叛道而去者也温故多識博文之義知新畜德約禮之義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入學之至也

集註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必在已者未盡其道耳知在已者未盡則自治不暇又何尤人之有**發明**行有不得皆反諸已則織惡必除善斯成性矣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集註不疑則已信矣故可傳不殆則已安矣故可行識其善而不果於行者特愈於不知而作者爾**發明**此言既能知之必果行之若不知而作則失益甚矣羅曰傳言教人以善也亦通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集註皆闇然之仁故曰隱而未見**發明**私淑艾學也教人教也此即上章中人之德好學之徒也隱而未見猶曰為而未成云耳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

也
山平此世於人則失多好高則寡取善之益不
一簣互鄉方與其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
則止

集註爲山未成一簣顏子未見其止也平地方覆

一簣互鄉方與其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
則止

集註爲人則有徇外之多好高則寡取善之益不
察則忽易妄行苦難則逡巡自畫釋學記之意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
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集註循此而之去禽獸不遠矣學者所宜深省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
而得也

集註以心求道如以已知人人與已二也彼自立
彼則與道爲一矣

發明此所謂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
無失

集註考求合於故迹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
表記曰考道以爲無失考稽考道古道爲作爲也

發明此正以心求道者其不能與道爲一可知

長子全書卷之二十一
上家釋
四十一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集註性即理也儒者窮理故循其性之自然即無適而非道不待求之日用彝倫之外也佛氏不知窮理非不自謂見性而其說卒不可推行於天下國家則不可謂之性也明矣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集註能致其偏曲誠一不二則德成矣德之體象

既定則積中發外自有節文著見一曲致文能於一曲致其極而文節著見者也如此則餘善兼照而明矣既明則自能徙義徙義則自能變通言則適詳畧淺深之宜行則達仕止久速之變也能通變則圓神無滯而化矣所謂形著動變也

發明此釋中庸文而義與朱傳異致文則兼照謂推類可盡餘也兼照則徙義謂既明諸心則必去不善以遷於善也徙義則通變謂時措合宜則化裁推行自妙也通變則圓神所謂聖不可知也

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
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生之然問者
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集註凡人言有所不知者必其所知多矣聖人無
不知則無知故聖心空空而能竭兩端於鄙夫之
問易無思無爲而受命如響也聖人盡天下之道
故兩端必竭問者未必能兩端之盡亦未嘗不隨
才分而各足也

發明人惟有所不知故自以已知者爲有知聖人
無所不知叫他執著那件爲知故無知辟如大虛

中無物不有然他只是個虛認得那一件爲已有
有知無知俱就本人說正與惡既盡則善因以亡
語氣相類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
傳此誰將後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
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天德有始有卒故事無
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
之是誣也

集註至學至於學也難易以事言美惡以質言如
洒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小子之先可傳此也

若長而教之彼必倦弊故曰後倦聖人太德始卒
一貫故事無大小處之各造其極始學之人未必
能繼聖人之志妄語以天道則誣矣

發明洒掃四句見不可後倦聖人至未見不可先
傳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入也知其人且
知德故能教入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發明說仲尼見盡其道者惟聖人也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入者之功也盡其道
其惟聖人乎

集註劉近山曰童蒙之時雖一言之微必戒其毋
誑一動之間必使其正直進退食息無不循乎規
矩此教入者之功也若盡其道惟聖人乎蓋聖人
動作語默無非天理發見所謂以身教也與世之
但以言教者邈乎不同矣

發明聖人非仲尼誰與歸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
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
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集註當其可有其地也乘其間有其機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集註人能繼其志者少所譬曉已默喻矣言易入者雖微言而已中心藏之不忘也釋學記之意

發明微而臧吳臨川曰雖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

如王曰善哉言乎之善集註解作藏字疑因別本之誤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集註亦釋學記大倫猶言大節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

孫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集註物者政刑之類道以德者自有一段精神運

於物外使民默化而不自知也先其意者謂民有

所欲及其未發而先之孫其志者遜以入之而不

急道所謂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朱子曰志者心

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的凡

營為謀度皆意也

發明先其意謂先自其意之所向引誘之如納約

自牖之義則學者不苦於拂然後孫順以正其志

則學者不阻於難蓋志公則難投意私則易入也

公私二字只就志意彷彿言之非天理人欲之謂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
直錯諸枉

發明使仁者仁非難使不仁者仁為難先其意而
孫其志則不仁者無不仁矣舉直錯枉是借以言
教者化不仁為仁意

以責入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
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入則易從所謂以
入治入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

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
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
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眾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集註子謂凡卵生者孚從爪從子如鳥抱卵覆育
之也眾好亦指羽族言翼飛引誘之也言教人如
是則吾道行矣

發明言其人未向道者不可棄之不教當視之如

子而真誠以感化之如鳥抱卵然其人已向道而為眾好者不可遽弛其教當輔翼其行如鳥翼然

張子全書卷之二下 終

